

约翰·杜威 等/著

PRAGMATISM

实用主义



世界科学出版社

实用主义

约翰·杜威等著

田永胜 谢志斌 李绍猛 曹荣湘
周春水 欧阳梦云 陈亚军 游冠辉
杨玉成 崔人元 主编

世界·心·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用主义 / (美)杜威等著;杨玉成,崔人元编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012-3096-9

I. 实... II. ①杜...②杨...③崔... III. 实用主义 IV. B0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7129 号

责任编辑 杜 艺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余 岚

封面设计 小 月

书 名 实用主义

Shiyong Zhuyi

作 者 约翰·杜威等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 × 1092 毫米 1/16 29 印张

字 数 67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7 年 4 月第一版 200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译序

实用主义——美利坚的“精髓”

美国人的精神特质是什么？美国的富强与美国人的精神有何联系？美国对世界哲学做出过独特的贡献吗？

一、“实用主义”和“美国精神”

从实质上说，美国人的精神倾向是实用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是土生土长的典型的美国哲学，作为美国人思想之精髓，它代表着“美国精神”，是美国对世界哲学所做出的独特的贡献。尽管美国的思想历史和现状表明，美国的思想是多元的，宽容的美国人善于接受各种外来的思想，从清教主义和唯心论到自然主义和实证论等都在美国的理智空间中占有位置，然而在美国传统中似乎只有一种倾向是经久不变的：美国人总是实用地评价观念，他们认为观念的重要性通常为它们的实际运用范围所决定。因此，美国人虽广泛利用各种外来思想，但他们按照自己的实际需要来改造这些思想。从底子上说，美国人还是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是美国人根据观念的目的和结果来评价观念的倾向的哲学表达。

尽管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学说直到 19 世纪末才得到明确的表达，但美国的思想史表明，实用主义的态度和方法深深植根于美国的经历中。实用主义实际上是美国的历史经验和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合理说明。美利坚民族的经验和美国的社会现实为实用主义的诞生做好准备，为它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基础和保证。实用主义所表达的权宜功用、自由民主、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乐观主义和冒险精神，实际上就是美国民族特性的反映。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进一步被扫除，开拓者在精神上可以毫无拘束地从事资本主义的商业和产业竞争，建立起最为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最为完备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因此，美国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表现得最为直接突出，他们不必考虑受国家、国君、教皇以及一切超乎个人之上的力量的限制和旧的传统束缚，可以自由

争取个人的发展、追逐个人的“成功”、“利益”。美国的思想文化界也很少高谈阔论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更多强调尘世当下的生活，强调直接的现实利益，为美国人在商业投机和产业竞争中获利作论证。美国的教育理论就鼓吹机会均等、生存竞争和积极行动的精神，为孕育讲求奋斗、竞争、实效的“美国精神”服务。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超过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在这种强大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中，美国资产阶级乃至整个民族，就不能不讲实际，不讲利益，不讲效果，不讲手段。这样，以讲求效果为特征的实用主义哲学就应运而生并颇受欢迎。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用主义就是一种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商人哲学。实际上，实用主义往往用美国人那种典型的讲究实际的语言来表达，它经常用利益、报酬、兑现价值、信用、作业价值等资本主义商场和交易所的行话来补充甚至取代传统的哲学范畴，表现出立足世俗生活的行动哲学的独特风格。由此可见，实用主义乃是与美国社会实际真正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哲学，它对美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就认为，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美国人的求真务实精神和开拓进取之心是实用主义培养起来的，而美国的领导者是“官僚—实用主义型领导集团”^①。

当然，实用主义除了反映和满足美国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外，在理论上也有其渊源。除了受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以及尼采、柏克森为代表的反理性主义等思潮影响外，值得一提的是，主要的实用主义者都接受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把达尔文主义作为实用主义科学上的依据。达尔文主义把自然的观念从一个永恒实在的固定体系转变为一个动态的变化观念，它帮助打破人与自然、心与身的二元论，对实用主义的变易哲学概念起了很大的作用。怎样从进化论观点来解释人心、人的认识、人的自我、人的道德等，是实用主义的重要问题。

二、古典实用主义的发展概况及其代表人物

实用主义发端于1870年代的哈佛大学“形而上学俱乐部”成员的讨论。1877~1878年，皮尔斯发表了《信念的确定》和《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晰》，正式提出实用主义概念，这两篇文章是实用主义产生的标志。查理·皮尔斯(Charles Peirce, 1839~1914)多才多艺，在数学、逻辑学、化学和科学史等方面均有造诣。他在上述文章中把观念的意义等同于实际效果，为实用主义奠定了基本原则。皮尔斯也许是美国最深刻的哲学家，但他生前并不得志，死后才被奉为实用主义的创始人而逐渐声名显赫。

实用主义的流行得力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的推动。詹姆斯把皮尔斯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原则发展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实用主义理论，并用它来分析各种具体问题。詹姆斯的著作有《心理学原理》、《信仰的意志》、

^① 参看王守昌《现代美国哲学》，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

《实用主义》、《宗教经验种种》、《真理的意义》以及《彻底的经验主义论文集》等。

约翰·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 在论证和传播实用主义方面功劳最大。杜威竭力使实用主义具有科学色彩, 力图使它与科学方法相一致。他把实用主义称为“经验自然主义”, 并把实用主义的一般原则推广到政治、教育、道德、宗教等领域, 宣传民主、自由和改良, 其教育哲学影响颇为深广。杜威的著作有《经验与自然》、《哲学的改造》、《确定性的追求》等 30 多部, 他被誉为美国 20 世纪头号哲学家。

由于詹姆斯、杜威等人的推动和传播, 实用主义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迅速发展成为备受美国人青睐的颇具影响力的哲学运动, 很快在美国哲学界中处于主导地位, 并波及英、意、法、德、奥和旧中国, 成为现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之一。实用主义的“繁盛期”持续了约半个世纪之久, 这一时期是美国哲学的“黄金时代”, 后人称之为古典实用主义时代。

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是古典实用主义的三巨头。此外, 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刘易斯 (Clarence Irving Lewis, 1883~1964)、胡克 (Sidney Hook, 1902~1989) 也是古典实用主义的重要人物。米德用心理学来论证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 并把这种原则运用于社会历史问题, 提出社会行为主义。他把“心灵”和“自我”看作社会行为的产物, 而社会行为被归结为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刘易斯把实用主义同逻辑实证主义的某些观念糅合在一起, 提出“概念实用主义”。他把逻辑看作是“经济方便地”组织理智经验的方法。胡克则把实用主义运用于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研究, 用实用主义歪曲和改造马克思主义。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后, 由于欧洲分析哲学的侵入, 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讲坛上的地位开始下降, 尤其是杜威死后, 古典实用主义在理论上的发展已趋终结。但是, 实用主义的实际影响并未衰退, 作为美国人的奋斗、创新、实效精神的代表, 它的基本原则已渗透到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去, 成为美国人思想和行动的准则。正因为实用主义精神已渗入美国人的骨髓之中, 自 1970 年代末起, 一批受过分析哲学训练的美国本土哲学家开始反叛分析哲学, 复兴实用主义的基本精神, 企图从实用主义立场解决当代所面临的种种重大哲学问题, 形成了以罗蒂和普特南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思潮。新实用主义在美国当今是一种生机勃勃的、不可忽视的思想运动。由此可见, 实用主义在美国有很强的生命力, 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尽管现在美国的哲学讲坛仍为分析哲学所把持, 但分析哲学基本上是一种学院哲学, 在社会实际影响方面还远不如实用主义。

三、古典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

尽管实用主义在不同演变阶段以及不同的代表人物那里存在某些差异, 但他们的基本思想倾向是一致的。

首先，实用主义是一种有关流变的哲学。对流变的敏锐意识是现代心灵的特征，从这一点上看，实用主义是时代精神的产儿。实用主义反对传统哲学所追求的现象之流下的永恒实在和真理，因为实在是流变的、偶然的、暂时的，没有什么永远固定不变的东西，现代科学就揭示了宇宙的流变的本质，因而任何普遍的绝对的实在理论或形而上学是不可企及的，唯一可能的是对特定情境的探究，而每一个探究活动都是一个试验，其结果或多或少是不确定的、或然的。能认识到这种流变性也就处于一个能明智地处理偶然性的有利位置上，否则就会受偶然性的摆布。因为生存本质上是由事件的不断演替构成的，这种经验的直接给予是生命的组成部分，不可将其置于抽象的思维之下。

第二，实用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和创造认识论。现代科学摧毁了旧的绝对，但它也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东西——科学的方法。实用主义者深深地为科学方法的成就所打动，力图在哲学上系统地表述这种方法，杜威还把这种方法运用于人和道德问题。

科学的方法是探究的方法：观察、实验、构造假设、运用反思推理。通过这种方法，人们可以摆脱杜威称之为“不确定状态”或皮尔斯称之为“困惑状态”的境况，进而建立有序整合的信念。科学方法充分体现了人的理智的创造性，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人的思想不是在大脑中进行的某种主观的、非物质的、与客观的外部世界迥然有别的東西。他们认为，观念是在人的有机体和它的物理和社会环境积极的相互作用的经验中产生的，心灵是经验的产物。因此，实用主义者拒绝“消极的旁观者”的认识论，而引进了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主体。心灵不是被动的产物，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他的创造性活动都可能产生独特的贡献。

第三，在社会理论上，实用主义者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实用主义是从个人、个人的活动和事业出发研究和解决与人有关的哲学问题。实用主义者把整体看作是特定目的的手段，把个人的福利看作是目的。教育的目的是使每个个体的生活丰富，而教育的任务是促使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完全的社会秉性。

当然，对社会的强调也是实用主义社会理论的重要方面。与自然主义的狭隘的生物观点不同，实用主义者认为现代人的环境的最重要部分是社会的，社会环境是人所有的全部环境的最为独特的方面，重建环境是人所具有的惊人的品质。因此，实用主义的个人是社会性和个性的统一，杜威把它看作是新的民主的真正的哲学表达。新民主既坚信每一个普通人的唯一的独特性、又强调社会的重要性。

第四，实用主义者持功能道德理论。他们认为永远不变的或普遍存在的行为准则是不可能的。道德问题是相对于特定时代和地点而言的。杜威宣称道德价值内在于初始经验事实，道德判断导致经验的重新组织。人是创造者，幸福或完全的满足是成功的经验整合的产物。通过改变环境，增进他本人和同伴的福利，人也就实现了最高的满足。

因为生活于不完整而又总是变化的不安全的世界中，人有渴求安全的心理要求。实用主义认识到了这种需求的必然性和合法性，但它指出在经验中没有终极的确定性，而过于固执地寻求确定性不仅会忽视新事物，还会忽视恶的现实。在一定的意义上，实用主义者欣赏生活的喧嚣，并在活动中获得最高的满足。

以上几点粗略地勾画了实用主义的基本精神。总而言之，实用主义的主导精神是重视经验的流变性，反对僵化死板，重探索行动，反对空洞的理论空谈；重科学方法，反对迷信；重创造、进取，反对因循守旧。探索、实验、求实、进取，是实用主义思想的基本结构。

四、实用主义的复兴：“新实用主义”概况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新实用主义哲学家不仅包括罗蒂（Richard Rorty, 1931~）、普特南（Hilary Putnam, 1926~）等旗帜鲜明的实用主义者，还包括奎因（Willard Von Orman Quine, 1908~2000）和戴维森（Donald Herbert Davidson, 1917~2003）这样不公开承认自己的实用主义立场的哲学家。这些人的学术观点各异，但在思想倾向上有某些共同点：

第一，他们都受过严格的分析哲学的训练，但又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分析哲学。奎因站在分析哲学立场上，吸收了实用主义的某些思想，创立了逻辑实用主义。普特南早期是科学哲学家和语言分析哲学家，但自1980年代后对分析哲学传统进行严厉的批评，主张从实用主义出发重新探讨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罗蒂出身于语言分析哲学，但又转而批判分析哲学，甚至否定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提出后哲学文化概念。

第二，他们都不同程度受古典实用主义影响，从古典实用主义者那里吸收思想养料。奎因和戴维森主要受“概念实用主义者”刘易斯的影响。普特南欣赏詹姆斯，詹姆斯关于事实和价值不可分割的思想对普特南有很大的启发。罗蒂自称是杜威主义者，杜威将哲学与民主政治和道德教育相结合，对罗蒂以伦理学取代认识论，以民主对话取代真理追求的“后哲学文化”观有重大影响。

第三，他们都关注认知过程中人的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的作用，否认有所谓的纯客观真理。奎因否认我们可以越过信念和语言找到中立的客观的知识标准，认为知识作为一个整体，是一种“人造之网”，要理解知识，就必须理解我们信念的社会性。戴维森否认纯客观知识的可能性，认为认识是社会行为，而语言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只有在与他人交往的背景下，认识才有可能发生。普特南认为没有任何所谓中性的客观的“事实”，一切认识活动都渗入了人的价值观念。罗蒂将认知的“客观性”还原为人在谈话中自然形成的“协同性”，将追求客观性的认知群体还原为具有不同文化兴趣、信念、价值利益的政治群体，从根本上以人的社会特性取代了认知活动中的非人的客观特性，从而把认识论化解为伦理学，取消了传统哲学中认知活动的客观性问题。

除了以上几位哲学家外，新实用主义哲学阵营还包括伯恩斯坦（R. Bernstein）、哈金（I. Hacking）、维斯特（C. West）、麦克德米特（J. McDermott）、史密斯（J. Smith）、怀特（M. White）等人，他们分别在社会哲学、科学哲学以及哲学史等领域，提出了实用主义的主张。可以说，在新实用主义旗帜下，聚集了当代美国哲学界一部分最优秀的哲学家，他们对传统分析哲学发起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浪潮，在美国学术前沿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杨玉成 崔人元

2006年冬于中共中央党校

目 录

编译序：实用主义——美利坚的“精髓”（1）

查理·皮尔斯/实用主义要义（1）

信念的确定	3
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晰	17
实用主义要义	30

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43）

实用主义	45
前 言	45
一、当前哲学上的困境	47
二、实用主义的意思	60
三、实用主义对一些形而上学问题的考虑	72
四、一与多	85
五、实用主义与常识	96
六、实用主义的真理概念	106
七、实用主义与人本主义	119
八、实用主义和宗教	130
实用主义对真理的解释及其误解者	140
信仰的意志	151
宗教皈依	167

约翰·杜威/实用主义哲学（181）

哲学的改造	183
再版序言	183
一、变化中的哲学概念	197
二、哲学改造中的几个历史因素	206

三、哲学改造中的科学因素	215
四、变化了的经验与理性概念	224
五、变化了的理想与现实概念	233
六、逻辑改造的意义	244
七、道德概念中的改造	254
八、改造对社会哲学的影响	263
确定性的寻求：摆脱险境	273
达尔文主义对哲学的影响	284
实用主义所谓“实践的”是什么意思？	292

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 (303)

信仰方式上的冲突	305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	311

威纳德·奎因/实用主义在经验主义中的地位 (335)

实用主义在经验主义中的地位	337
---------------------	-----

希拉里·普特南/实用主义的发展 (349)

理性、真理与历史	351
一、缸中的大脑	351
二、事实与价值	364
三、价值、事实与认识	379
人面实在论	390
一、实在论	390
二、相对主义	402
超越事实/价值二分法	411

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 (417)

从认识论到解释学	419
协同性还是客观性	441

编译跋 (453)

hiYong

实用主义要义

查理·皮尔斯 著

田永胜 译

本辑译编了皮尔斯的三篇经典论文，辑名即以其一篇论文的题目来命名。

皮尔斯 (Charles Sander Peirce, 1839~1914), 美国哲学家、自然科学家、逻辑学家, 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斯生前仅发表过一些单篇论文, 其中对实用主义的发展较有影响的是发表于《通俗科学月刊》上的《信念的确定》(1877) 和《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晰》(1878)。他的大部分论著由后人编辑整理为《皮尔斯文集》共 8 卷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33 年)。

信念的确定*

很少有人愿意研究逻辑学，因为每个人都自认为在推理的艺术方面已经足够精通。但是我观察到，每个人只对自己所做的推理表示满意，而对他人所做的推理却并不满意。

我们逐渐地完全拥有了自己做出推理的能力，这一能力是我们所有才能中最后获得的部分；因为这一能力作为一种长期而艰苦的艺术并非来自天赋。逻辑推理实践的历史对一本书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主题。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追随罗马人，把逻辑学作为男孩们继语法之后最早的学习内容之一，因为它非常容易。逻辑学也正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容易。按照他们的观点，逻辑学的基本原则是，所有的知识或者基于权威或者基于理性，但是任何由理性推导出的东西最终都依赖于从权威得出的前提。相应地，当一个男孩精通三段论推理程式时，人们就认为他的理智的工具之箱已准备好了。

对罗吉尔·培根来说——他在13世纪中期基本上是个科学家，具有极好的头脑——经院哲学家关于理性的概念只是真理的一种障碍。他看到单是经验就可以教给人们任何东西——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易于理解的主张，因为一种对经验的清晰定义已经从前人传给我们；这对培根来说似乎也相当清晰，因为这一关于经验之定义的许多困难还没有显示出来。培根认为，在所有种类的经验中，最好的经验是内心的启示，它教给人们许多关于自然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是外在感觉所永远不能发现的，例如，圣餐面包变成耶稣的肉之类的事情。

四个世纪以后，另一位更著名的培根在他的第一本书《新工具》中，给出了他关于经验的清晰解释，即经验就是必须对证实和再检验开放的事情。但是，尽管培根爵士关于经验的概念优于更早的经验概念，现代读者还是被他关于科学进程的不恰当观点所震动。培根认为，我们仅需要做一些初步的试验，然后在设计好的空白表格中填上试验的主要结果，接着按要求完成这些表格，排除掉不能证明实验结果的所有情况，记下可以选择的结果。这样，在几年以后，物理科学就可以完成了——多么可笑的设想！实际上，正如哈维这位科学天才所说的：“培根像一个大法官那样进行科学著作的写作。”

早期的科学家，哥白尼、梯寇·布拉赫、开普勒、伽利略、哈维和吉尔伯特所使用的方法更像他们同时代的科学家们。开普勒着手画了一条通过火星区

* 译自 The Philosophy of Peirce: *Selected Writings*, ed. By J. Buchler,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40.

域的曲线，并且用描述这条曲线不同部分的方式表述火星所占据的时间；但是，他对科学最伟大的贡献在于给人们心灵的印象，即如果人们愿意提高天文学的话，这正是应该做的事情。他使人们认识到，探究一种本轮系统是否比另一种本轮系统更好，并不能使他们满意，而应坐下来计算并发现这条曲线真正是什么。开普勒以无与伦比的能量和勇气完成了这一任务，他跌跌撞撞地沿着对我们而言最不可思议的道路，从一种非理性假设到另一种非理性假设，直到尝试了二十二种非理性假设，白白地浪费尽他的发明之后，他找到了这一应用现代逻辑的武器在开始尝试时就可以很好地设计出的轨道。^①

以同样的方式，每一项伟大到几代人都应很好铭记的科学成就，当它刚完成的时候，在推理的艺术上，都可以举出一些缺陷；而且在科学的每一个主要阶段都已经成为逻辑上的一种教训。当拉瓦锡和他的同事们从事化学研究时也是这样。化学家的古老格言是：“逻辑，逻辑，逻辑，实验，再逻辑。”拉瓦锡的方法既不是读书也不是祈祷，而是梦想一些长而复杂的化学程序将会产生某种特定的后果，然后以极大的耐心把这种梦想投入实践，在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以后，继续梦想将这一化学程序做一番改动后可能会产生另外一种结果，最终，他把这最后的梦想变成现实：他的方法是把自己的心智带入实验室，逐步地制造着他的思想之“蒸馏器”和“葫芦形蒸馏瓶”，把理性的概念重新设定为睁开眼睛去做的事情，以操作真正的事情取代空谈和幻想。

达尔文式的论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逻辑学的问题。达尔文先生提出把统计学的方法应用于生物学。这种统计学的方法已在极端不同的科学分支——气体理论——中得到应用。根据某种关于不同气体构成的假说，虽然不能说出任何特殊的气体分子的运动将是什么样子，但是，在达尔文的不朽著作出版前八年，格劳秀斯和马克斯维尔就能通过应用可能性理论预测出：归根到底，如此如此的分子比例将在既定的环境下，获得如此如此的速度，并且每秒将发生如此如此相对数量的碰撞，等等，然后可以从这些特征中推断出许多气体的特征，特别是关于它们的热当量。以同样的方式，尽管达尔文不能说在任何单独的例子中多样化和自然选择的作用将是什么，但是可以阐明的是，最终，多样化和自然选择将使得或已经使得动物适应于它们的环境。现存的动物种类是否就归因于此类作用，以及达尔文的这种理论占据什么位置，形成了争论的主题，在此主题中关于事实的问题和关于逻辑的问题令人惊讶地纠缠在一起。

推理的目的是从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出发，发现我们所不知道的其他一些东西。因而，如果推理能从真实的前题推出一个真实的结论，这个推理就是一个好的推理，否则就相反。这样，有效性的问题是一个纯粹的事实问题而不是

^① 我不得不羞愧地坦白，本书包含一些对开普勒非常错误而愚蠢的评论，当我写到有关内容时，从来没有像以前那样研究原文，现在我的审慎观点是，开普勒的著作是我所能找到的了不起的归纳推理著作。——1893年原注

思辩的问题。A 作为在前提中陈述的事实，B 作为在结论陈述的事实，问题在于，如果 A 事实是 B 事实的普遍情况，这两种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地相关。如果这两种事实确实相关，那么这一推理是有效的；如果这两种事实并不相关，那么这一推理就无效。当这些前提被心灵接受时，我们是否也有一种接受这种结论的冲动，就一点也不成问题。确实，我们正确地通过自然做出一般的推理。但做出推理这件事是一种偶然行为；因为，即使我们没有接受真实结论的冲动，真实的结论也仍然保持着真实；错误的结论仍然保持着错误，尽管我们不能抵制相信错误结论的倾向。毫无疑问，我们大体上属于逻辑性动物，但我们并不是完美的逻辑性动物。例如，我们中的大多数在本性上比逻辑学所能证实的事实更乐观和更抱有期望。我们似乎是如此构成的，以至于在缺乏任何事实证明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是快乐和自我满足的；以至于经验的作用就是不停地缩小我们的希望和抱负。然而，即使终生应用这种矫正措施，也并不能经常将我们这种过分乐观的倾向连根拔除。在我们的期望没有被任何经验检查之处，很可能我们的乐观主义就又会膨胀起来。关于实践性事情的逻辑性（如果这不是以一种陈旧的感觉来理解的，而是作为卓有成效的理性来理解，这种理性存在于一种安全的智慧联盟中）是一种动物从自然选择的作用中得来的、能够拥有和可能拥有的最有用的特征；但是，除了这些实践的事情之外，对动物而言最有利的，可能是使它的头脑充满独立于事实真理之外的快乐和鼓励的想象力；这样，对于非实践的主体，自然选择可能是思想的谬误倾向的一种偶然事件。

那决定我们从既定的前提得出一种推论而不是另一种推论的，是我们头脑的习惯，不管这种习惯是先天具有的还是后天获得的。这种习惯是一种好习惯还是一种坏习惯，则取决于它从真实的前提得出真实的结论，还是得出错误的结论；而且一个推论被认为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并非特指这一推论的结论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而是按照这一习惯决定推论大体上产生真实的结论还是不真实的结论。控制着这种或那种推论的特殊的头脑习惯可能被系统地表述为一个命题，这个命题的真实性依赖于由头脑习惯决定的这种推论之有效性；我们把这样一种表述就叫做推论的指导原则。例如，假设我们观察到一个旋转的铜碟子被置于磁铁的两极时，就会很快地停下来，我们就可以推断每一个铜碟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一推论的指导原则是，对一片铜而言是真实的结论，则对另一片铜也是真实的结论。这样一个指导原则对铜而言将比许多其他物质——例如青铜——而言更确切。

也许要写一本书来突出地列出所有那些最重要的推论指导原则。我们必须承认，可能这一指导原则并不适用于一个其思想统统针对实践问题的人，他的活动完全按照常规行为。呈现在这种人面前的问题只是一些日常的事情而已，他在学习他的职责时已经一劳永逸地掌握了这些事情。但是，让一个人冒险涉足一个不熟悉的领域或者冒险涉足一个他的行为结果并不经常用经验检验的领域，以往所有的历史都表明，即使是最具男子气概的理智者也常常会迷失方向，

并且使他在远离自己目标的方向上浪费精力，甚至使他完全迷途。他就像茫茫大海上的一只船，船上的人没有一个懂得航海规则。在这样的例子中，对推论的一般性指导原则做些一般研究肯定是有用的。

然而，如果没有首要的限制，这种研究一般性指导原则的工作几乎难以下手，因为几乎所有的事实都可以用来作为一个指导原则。但是它在许多事实中存在区分，即在一部分中是作为指导原则绝对核心的东西，而在其他部分中是所有作为研究的客体所具有的任何其他兴趣。这是在那些提问为什么一种结论被认为遵循一些特定的前提必然地理所当然的东西和那些并没有暗含在这类提问中的东西之间的一种区分。一瞬间的思考将表明，当首先问到逻辑的问题时，许多事实多样性就已经假定了。例如，暗示存在这样两种心灵状态，即怀疑和相信从一个地方移居到另一个地方是可能的，思想的客体是一样的，而且这种变迁附属于某些规则，所有的头脑都受到这些规则同样的约束。由于这些事实是在我们能具有任何清晰的理性概念前已经知道的，理性不能被假设为任何探究这些事实真实还是虚假的兴趣。另一方面，很容易相信这些理性的规则是最本质的规则，规则正是从关于过程的观念中得出的，诚然，只要它遵守这些规则，至少不会从真实的前提导致错误的结论。就事实而论，从包含于逻辑问题中的假设推导出的结论将比可能假设的结论更伟大，由于种种原因，它在开始时是很难展示的。我在此处将提到的唯一一点是，作为逻辑反思之真实产物的概念同我们的日常思维混杂在一起，常常成为极大混乱的原因，即使它没有被看成这样，情况也是如此。例如，这是一个有关特征概念的例子，特征从来没有成为观察的客体，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东西是蓝的或绿的，但是，之所以成为蓝和之所以成为绿的特征则不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它们是逻辑反思的结果。真实的情况是，作为在最狭隘意义的实践水平之上最初浮现出的常识和思想，深深浸染了坏的逻辑特征，“形而上学”这一称号就常常适用于这种坏的逻辑特征，除了严格的逻辑过程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清除这种坏的逻辑特征。大体上讲，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愿意提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作出一个判断，因为在怀疑的感觉和相信的感觉之间存在着不同。但这并非是怀疑和相信之间的所有不同，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实践上的不同。我们的信念指导我们的欲望、规矩我们的行为。暗杀十字军中基督徒的穆斯林分子或山岳派^①首领的追随者，只要得到首领的少许命令都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因为他们相信听从首领的命令将会永葆幸福。如果他们怀疑这一点，他们就不会像他们所做的那样。我们具有的每一种信念，按照其程度带来相应的行为。这种相信的感情对建立于我们天生的某些习惯有着或多或少的证实，这些天生的习惯将决定我们的行为。怀疑则从来没有这种功效。

我们不应该忽略信念和怀疑之间的第三点不同。怀疑是一种不轻松和不满

^① 山岳派：法国第一次革命时期，占据议会最多席位的左派政党。——译者